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A文w  
20

# 中短篇小说选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海明威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海明威

史玉勤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千字

2002年4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2次印刷

---

ISBN 7-80506-913-1/I·364

定价：416.00元

# 目 录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海明威	.....	(1)
菊	〔美〕斯坦培克	.....	(25)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	(36)
一块牛排	〔美〕杰克·伦敦	.....	(55)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	.....	(73)
畸人志	〔美〕安德森	.....	(81)
曾经沧海	〔美〕安德森	.....	(84)
上帝的力量	〔美〕安德森	.....	(90)
威廉·威尔逊	〔美〕埃德加·爱伦·坡	.....	(97)
吉米·罗斯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	.....	(114)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美〕薇拉·凯瑟	.....	(124)
冬天的梦	〔美〕菲茨杰拉德	.....	(131)
仇 敌	〔美〕赛珍珠	.....	(156)
地狱图	〔日〕芥川龙之介	.....	(176)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	(201)
鱼 服 记	〔日〕太宰治	.....	(207)
交叉小径的花园	〔阿根廷〕博尔赫斯	.....	(214)
死亡和罗盘	〔阿根廷〕博尔赫斯	.....	(225)

##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海明威

史玉勤 译

“奇怪的是它一点也没感觉，”他说。“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真的如此吗，真的不痛吗？”

“千真万确。可我感到非常抱歉，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你瞧那些鸟儿，”他说，“是这儿的风景，还是这股气息吸引了它们？”

男人躺在一张帆布床上，在一棵含羞草树的浓荫里，他透过树荫向那片阳光炫目的平原上望去，那儿有三只硕大的鸟讨厌地蜷伏着，天空中还有十几只在展翅翱翔，当它们掠过时，投下了迅疾移动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那儿盘旋了，”他说，“今天是它们第一次落到地上来。我起先还很仔细地观察过它们飞翔的姿态，心想一旦我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也许会用得上它们。现在想想真可笑。”

“抛开这些念头吧。”她说。

“我只是说说罢了，”他说，“每当我说话的时候，就会感到轻松得多。可是我不想打扰你。”

“你知道这绝不打扰我，”她说，“我是因为一点儿力也使不上，才搞得这么焦灼的。我想在飞机来到以前，咱们不妨尽可能轻松一点儿。”

“或者在飞机根本不来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吧。我总可以帮上一点忙的。”

“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锯下来，这样就可以不让它蔓延开去了，不

过，这样恐怕会更糟。也许你可以把我打死。你现在是个好射手啦。我教过你打枪，不是吗？”

“请你别这么说。要不，我给你读些什么吧！”

“读什么呢？”

“咱们书包里的那些书，不论哪本没看过的都行。”

“我可听不进啦，”他说，“还是谈话最轻松了。咱们来吵嘴吧，吵吵嘴时间就过得快。”

“我不吵嘴。我从来就不想吵嘴。咱们再不要吵嘴啦。不管心里多闷多烦。说不定今天他们会乘另外一辆卡车回来的。也说不定飞机会来到的。”

“我不想动了，”男人说，“现在转移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除非能使你心里轻松一些。”

“这是懦弱的表现。”

“你就不能让一个男人尽可能死得轻松一点儿，非得把他痛骂一顿羞辱一番不可吗？你辱骂我有什么用处呢？”

“你不会死的。”

“别傻啦。我现在就快死了。不信你看看那些个杂种。”他朝那三只讨厌的大鸟蹲伏的地方望去，它们光秃秃的头缩在耸起的羽毛里。第四只掠飞而下，它快步飞奔，接着，慢慢地向他的伙伴走去。

“每个营地都有这些鸟儿。你从来没有注意罢了。要是你不自暴自弃，你是不会死的。”

“你这是从哪儿读到的？你这个大傻瓜。”

“你不妨想想还有别人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我一向如此。”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接着越过那片灼热而炫目的平原，眺望灌木丛的边缘。在黄色的平原上，有几只小野羊在奔跑，在远处，他看见一群斑马，映衬着葱绿的灌木丛，显得白花花的。这是一个舒适宜人的营地，背倚山岭，上有参天的大树，下有清澈的泉水。附近有一个几乎已经干涸的水穴，每当清晨时分，沙松鸡就在那儿飞翔。

“要不，我还是读些什么吧？”她问道。她坐在帆布床边一张帆布

椅上。有一阵微风吹来了。

“不了，谢谢。”

“也许卡车会来的。”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卡车来不来。”

“可是我在乎。”

“你在乎的东西多着哩，我不一样。”

“并不很多，哈里。”

“喝点酒怎么样？”

“喝酒有害你的健康。在布拉克出版的书里说，一滴酒都不能喝。你不应该喝酒啦。”

“莫洛！”他唤道。

“是，先生。”

“你不应该喝酒，”她说，“我说你自暴自弃，没错，你现在就是这样。书上说酒对你是有害的。”

“我就知道酒对你是有害的。”“不，”他说，“酒对我有好处。”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想。现在他再没有机会来了结这一切了。一切就这样在为喝一杯酒这种小事争吵中了结了。自从他的右腿开始坏疽以来，他就不觉得痛，随着疼痛的消失，恐惧也消失了，他现在感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疲惫与恼怒：这居然就是结局。至于这个结局现在正在来临，他倒并不感到多大奇怪。多少年来它就一直萦绕着他；但是现在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真奇怪，只要你厌倦够了，就能这样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个结局。

现在他再也不能把原来打算留到将来写作的题材写出来了，他本等到自己有足够的素材以后才动笔，这样可以写得好一些。唔，他也不用在试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遭遇失败。也许你永远不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就是你为什么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得了，他永远不会理解了，现在。

“我但愿咱们压根儿没上这儿来，”女人说，她咬着嘴唇望着他手里举着的酒杯，“在巴黎你绝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你一直说巴黎让你向往。咱们本来可以待在巴黎或者上任何别的地方去。不管哪儿我都

愿意陪你去。我说过你要上哪儿我都愿意去。要是你想打猎，咱们本来可以上匈牙利去，而且会很舒服的。”

“你有的是该死的钱。”他说。

“你错了”她说，“那一向是你的，就跟是我的一样。我撇下了一切，不管上哪儿，只要有你的地方我都去，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我真希望咱们压根儿没上这儿来。”

“你说过你喜欢这儿。”

“我是说过的，那时你安然无恙。可现在我恨这儿。我不明白干吗非得让你的腿受伤。咱们到底干了什么，要让咱们遇到这样的事？”

“我想事情就是如此，开头我把腿擦破了，忘了给抹上碘酒，随后又根本没有去注意它，因为我是从不感染的。后来等它严重了，别的抗菌剂又都用完了，可能就因为用了药性很弱的石炭酸溶液，使微血管麻痹了，于是开始坏疽了。”他望着她。“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咱们雇了一个高明的技工，而不是那个半瓶子醋的吉库尤人司机，他也许就会检查汽油，而卡车的轴承不会被烧毁了。”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你没有离开你自己的人——你那些该死的威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的老相识——偏偏遇上了我——”

“不，我爱你。你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我现在也爱你。我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男人说，“我不这么想。我从来都没想过。”

“哈里，我已经没有心情和你胡扯了。”

“你别喝酒啦，”她说，“亲爱的，我求求你别喝酒啦。只要咱们能办到的事，尽力而为吧。”

“你去干吧，”他说，“我可是已经累啦。”

现在，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在卡拉加奇的一座火车站，他正背着背包站在那里，现在辛普伦—奥连特列车的前灯划破了黑暗，当时在撤退以后他正准备离开色雷斯。这是他准备留待将来写的一段情景，还有下面一段情节：吃早餐的时候，眺望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的



积雪，南森的女秘书问那个老头儿，山上是雪吗？老头儿望着窗外说，不，那不是雪。这会儿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哩。于是那个女秘书给其他几个姑娘讲了老头儿的话，不，你们看。那不是雪，她们都说，那不是雪，咱们都看错了。可是等他提出交换居民，把她们送往山里去的时候，那年冬天留在她们脚下的、厚厚的，正是积雪，直到她们死去。

那年圣诞节在高厄塔耳山，雪也下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年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半间屋子都被大瓷灶占满了，他们睡在装着山毛榉树叶的垫子上，这时那个逃兵跑进屋来，带着两只被雪冻得鲜血淋漓的脚。他说宪兵就在他后面紧紧追赶，于是他们给他穿上了羊毛袜子，并且缠住宪兵闲扯，让雪花湮没了逃兵的足迹。

在希伦兹，圣诞节那天，雪是那么晶莹剔透，你从酒吧间望出去，刺得你的眼睛发痛，你看见每个人都从教堂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们肩上背着沉重的滑雪板，就是从那儿走上河滨大路的两旁是被松林覆盖的群山，他们那次去滑雪，就是从那儿一直滑到“梅德纳尔之家”上面那道冰川的大斜坡的，那雪看来平滑得像糕饼上的糖霜，轻柔得如飞絮一般，他记得那次阒无声息的滑行，速度之快，使你仿佛像一只飞鸟从天而降。

他们在“梅德纳尔之家”被大雪封了一个星期，在暴风雪期间，他们挨着灯光，在浓浓的烟雾中玩牌，伦特先生输得越多，赌注也跟着越下越大。最后他输得精光，把什么东西都输光了，把滑雪学校的钱和那一季的全部收益都输光了，接着资金也被他输光了。他能看到伦特先生那长长的鼻子，捡起了牌，接着翻开牌说：“不看。”那时候总是赌博。天不下雪，你赌博，雪下得太多，你又是赌博。他计算起他这一生消磨在赌博里的时间。

可是关于这些，他只字未提，还有那个凛冽而晴朗的圣诞节，平原那边显出了群山，那天巴克飞过防线去轰炸那列运送奥地利军官去休假的火车，当军官们四下逃命的时候，他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后来巴克走进食堂，开始谈起这件事。大家听他讲了以后，鸦雀无声，接着有个人说：“你这个该死的杀人坯。”关于这件事，他也一行

字都没有写。

他们杀死的那些奥地利人，不久前还和他一起滑雪，不，不是那些奥地利人。汉斯，那年一整年跟他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是一直住在“国王一猎人客店”里的，他们一起到那家锯木厂上面那个小山谷去猎兔的时候，他们还谈起那次在帕苏比奥的战斗和向波蒂卡和阿萨洛纳的进攻，这些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关于孟特科尔诺，西特科蒙姆，阿尔西陀，他也一个字都没有写。

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他住过几个冬天？住过四个冬天，于是他记起那个卖狐狸的人，当时他们到布卢登茨去买礼物，他记起甘醇的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儿，记起在那结了冰的像镜子一般的雪地上的快速滑行，你一面唱着“嗨！嗨！罗利说！”一面滑过最后一段坡道，笔直向那峻峭突兀的陡坡飞冲而下，接着转了三个弯滑到果园，从果园出来，又越过那道沟渠，登上客店后面那条滑溜溜的大路。你敲松缚带，踢下滑雪板，把它们靠在客店外面的木墙上，窗里射出灯光，屋子里，在烟雾缭绕、冒着新酿的酒香的温暖中，手风琴被缓缓奏响。

“在巴黎咱们住在哪儿？”他问女人，女人正坐在他身边一只帆布椅里，现在，在非洲。

“在里昂。这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我要知道？”

“咱们始终住在那儿。”

“不，并不是始终住在那儿。”

“咱们在那儿住过，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楼也住过。你说那那是你的最爱。”

“爱是一堆粪，”哈里说。“而我就是一只爬在粪堆上咯咯叫的公鸡。”

“要是你一定得离开人间的话，”她说，“是不是你非得把你没法带走的毁掉不可呢？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非得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不可？你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马，你的妻子都杀死，把你的鞴子和你的盔甲都烧掉呢？”

“对，”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就是我的马和我的盔甲。”

“我不许你这么说。”

“好吧。我不说了。我本不想伤害你。”

“现在这么说，已经有点儿晚啦。”

“那好吧，我就继续来伤害你。这样才有意思。我真正喜欢跟你一起干的惟一的一件事，我再也干不了了。”

“不，这可不是实话。你喜欢干的事情多得很，而且只要是你喜欢干的，我也都干过。”

“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大话了，行吗？”

他看着她的眼睛，看见她在哭了。

“你听我说，”他说，“你以为我这么说有趣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想，毁灭是让自己活着的好方法。咱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我还是好好的。我并没有意思要这样开场，可是现在我蠢得像个老傻瓜似的，对你狠心也真狠到了家。亲爱的，我说什么，你都不要在意。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其他女人。”

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他平时用来谋生糊口的谎话。

“你对我挺好。”

“你这个坏娘们，”他说，“你这个有钱的坏娘们。这是诗。我浑身充满了诗。腐烂的诗。腐烂的诗。”

“别说了。哈里，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变得这样恶狠狠的？”

“任何东西我都不愿留下来，”男人说，“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留下来。”

傍晚时分，他熟睡了一会儿。夕阳已隐没在山后。平原上一片阴影，一些小动物正在营地近旁吃食，它们的头很快地一起一落，摆动着尾巴，他看着它们消失在灌木丛那边。那几只大鸟不再在地上等着了。它们都沉重地栖息在一棵树上。它们还有很多。他的床边站着男仆。

“太太打猎去了，”男仆说，“先生要什么吗？”

“不，谢谢。”

她打猎去了，想搞一点兽肉，她知道他喜欢看打猎，有心跑得远远的，这样她就不会惊扰这一小片平原而让他触景生情。她总是那么体贴细心周到，他想。只要是她知道的或是读到过的，或是她听人讲过的，她都考虑得很周到。

这不是她的过错，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已经完了。一个女人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都不是真心实意呢？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不过是出于习惯，而且只是为了贪图舒服呢？自从他对自己说的话不再当真以后，他以谎言为手段，比他过去对她们说真心话更成功。

他撒谎并不都是因为他没有真话可说。他曾经享有过生命，他的生命已经死了，接着他又认识一些不同的人，而且有更多的钱，在前那些最好的地方，以及另外一些新的地方重新活了下来。

你不让自己思想，这可真是了不起。你有这样一副好内脏，因此你没有那样垮下来，他们大部分都垮下来了，而你却没有垮掉，你抱定一种态度，既然你再也不能干了，你就对你往常干的工作开始漠不关心了。可是，在你心里，你说你要写这些人，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并且写这个国度，而且是第一次由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来写它。可是他永远不会写了，因为每天什么都不写，贪图安逸，扮演自己所鄙视的角色，就浪费掉了他的才能，消磨了他工作的意志，最后他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不工作的时候，那些他现在认识的人都感到惬意得多。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所以上这儿来，为的是要重新生活。他们这次是以最低限度的舒适来非洲作狩猎旅行的。既不艰苦，也不奢华，他曾想这样他就能重新进行训练。这样或许他就能把他心灵上的脂肪去掉，像一个拳击手，为了消耗体内的脂肪，到山里去干活和训练一样。

她曾经喜欢这次狩猎旅行来着。她说过她爱这次狩猎旅行。凡是激动人心的事情，能因此变换一下环境，能认识新的朋友，看到愉快的事物，她都喜爱。他也曾经一度产生工作的意志力重新恢复的幻

觉。现在难道就这样了结不成，而他也知道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必变得像一条蛇那样，因为背脊给打断了就啃咬自己。这不是她的过错。如果不是她，也会有别的女人。如果他以谎言为生，他就应该试着以谎言而死。山那边传来一声枪响。

她的枪打得挺好，这个善良的，这个有钱的娘们，这个他的，有才能的体贴的守护人和破坏者。废话，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能。他为什么要嗔怪这个女人，就因为她好好地供养了他？他虽然曾经一度很有才能，但是因为荒弃，因为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这算是什么？一张别人用过了的目录卡？到底什么是他的才能？就算是才能吧，可是他没有充分利用它，而是利用它做交易。他从来不是用他的才能去做些什么，而总是用它来决定他能做些什么。他决意不靠钢笔或铅笔谋生，而靠别的东西谋生。说来也怪，是不是？每当他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个一个的女人总是一个赛着一个的有钱。可是当他不再真心恋爱的时候，当他只是撒谎的时候，就像现在对这个女人那样，她比所有他爱过的女人更有钱，她有的是钱，她有丈夫、孩子，她找过情人，但是她不满足曾经有过的一切，她倾心地爱他，把他当作一位作家，当作一个男子汉，当作一个伴侣，当作一份引为骄傲的财产来爱他——说来也怪，当他根本不爱她，而且对她撒谎的时候，为了报答她在他身上所花的钱，他所能给予她的，居然比他过去真心恋爱的时候还多。

命运天注定，他想。不管你是干什么过活的，这就是你的才能所在。他的一生都是出卖生命力，不管是以何种形式。而当你并不十分钟情的时候，你越是看重金钱。他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他绝不会写这些了，现在也不会写了。不，他不会写了，尽管这是很值得一写的东西。

现在她回来了，穿过那片空地，向营地走过来了。她穿着马裤，擎着一支来福枪，两个男仆扛着一只野羊跟在她后面走来。她仍然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他想，她的身躯也很动人，她对床第之乐很有天

分，也很有领会，她并不美，但是他喜欢她的脸庞，她读过大量的书，她喜欢骑马和打枪，当然，她酒喝得太多。她还是年轻的妇人的时候，丈夫就死了，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她把心都放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孩子却并不需要她，他们对于她的存在总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还专心致志地养马，读书和喝酒。她喜欢在黄昏吃晚饭前读书，一面阅读一面喝威士忌苏打。到吃晚饭的时候，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在晚饭桌旁再喝上一瓶甜酒，往往就醉得足够使她昏睡一天。

这是她没有情人时候的情况。在有了那些情人以后，她就不再喝那么多的酒了，因为那已经不再是她睡觉的动力了。但是情人使她感到厌烦。她嫁过一个丈夫，她从没有使他厌烦，而这些人却使她感到厌烦透了。

接着，她的一个孩子在飞机失事中丧生，事件过去以后，她不再需要情人了，酒也不再是麻醉剂了，她必须建立另一种生活。突然间，孤独吓得她心惊胆战。但是她要跟一个她所尊敬的人在一起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喜欢他写的东西，她一向羡慕他过的那种生活。她认为他正是干了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她为了获得他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以及她最后爱上了他的那种方式，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她成功地建立起了新的生活，而他则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

他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是为了换取安全，也是为了换取安逸，除此以外，还为了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要什么，她就会给他买什么。他对此深信不疑。她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他跟任何人一样，愿意立刻和她同床共枕。特别是她，因为她更有钱，因为她很有风趣，很有欣赏力，而且因为她从不与他争吵。可是现在她重新建立的这个生活行将结束了，因为两个星期以前，一根荆棘刺破了他的膝盖，而他却没有给伤口涂上碘酒，当时他们接近去，想拍下一群羚羊的照片，这群羚羊站立着，仰起了头左顾右盼，一面用鼻子嗅着空气，耳朵向两边张开着，只等一声响动就准备奔入丛林。他没有能拍下羚

羊的照片，它们已跑掉了。

现在，她走过来了。

他在帆布床上转过头来看她，“你好。”他说。

“我打了一只野羊，”她告诉他，“它能给你做一碗好汤喝，我还让他们捣一些土豆泥拌奶粉。你这会儿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

“这该有多好？你知道，我就想过你也许会好起来的。我离开的时候，你睡得正甜。”

“我睡了一个好觉。你跑得远吗？”

“我没有跑远，就在山后面。我一枪就打中了。”

“你很了不起，这你知道。”

“我爱打枪。我已经爱上非洲了。说真的，要是你平安无事，这可是我玩得最痛快的一次了。你不知道跟你一起是多么幸福。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了。”“我也爱这个地方。”

“亲爱的，你不知道看到你觉得好多了，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吗？刚才你难受得那样，我简直受不了。你再不要那样跟我说话了，好吗？你能答应我吗？”

“不啦，”他说，“我记不起我说了些什么了。”

“你不一定要把我给毁掉，是吗？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可是我爱你，你要干什么，我都愿意干。我已经给毁了两三次啦。你不会再把我给毁掉吧，是吗？”

“我倒是想在床上再把你毁几次。”他说。

“是啊。那可是愉快的毁灭。咱们就是给安排了这样毁灭的。明天飞机就会来啦。”

“你怎么知道明天的？”

“我有把握。飞机一定要来的。我已经让仆人们把木柴准备好了，还准备了生浓烟的野草。今天我又下去看了一下。那儿足够让飞机着陆，咱们在空地两头准备好两堆浓烟。”

“你凭什么认为飞机明天会来呢？”

“一定会的。现在它已经耽误了。这样，到了城里，他们就会把

你的腿治好，然后咱们就可以搞点儿毁灭，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谈话。”

“咱们喝点酒好吗？太阳落山啦。”

“你想喝吗？”

“我想喝一杯。”

“咱们就一起喝一杯吧。莫洛，去拿两杯威士忌苏打来！”她唤道。

“穿上防蚊靴吧。”他告诉她。

“等我洗过澡再穿……”

他们喝着酒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在这暮色苍茫没法瞄准打枪的时刻，那片空地上有一只鬣狗跑了过来。

“那个杂种每天晚上都从那儿跑过来，”男人说，“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

“每天晚上发出那种声音来的就是它。尽管这是一种讨厌的野兽，可我不怕。”

他们一起喝着酒，痛的感觉消失了，只是因为一直躺着不能翻身而感到不适，两个仆人生起了一堆篝火，光影在帐篷上跳跃，他感到自己对这种愉快的投降生活所怀有的那种默认的心情，现在又油然而生了。她确实对他非常好。今天下午他实在太狠心了，太不应该，也太不公平了，她是个好女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就在这当儿，他忽然想到了死亡的来临。

这个念头像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不是流水或者疾风那样的冲击；而是一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冲击，让人不解的是，那只鬣狗却沿着这股悄无声息的臭气的边缘轻轻地溜过来了。

“干什么，哈里？”她问他。

“没干什么，”他说，“你最好挪到那一边去坐。坐到上风那一边去。”

“莫洛给你换药了没有？”

“换过了。我刚敷上硼酸膏。”

“感觉怎么样？”



“有点颤抖。”

“我要进去洗澡了，”她说，“我马上就会出来的。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把帆布床抬进去。”

这样，他自言自语地说，咱们结束吵嘴，是做对啦。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而他跟他爱上的那些女人却吵得很厉害，最后由于吵嘴的腐蚀作用，总是毁了他们共同怀有的感情：他爱得太深，要求回报的又太苛刻，这样就把一切全都耗尽了。

他想起那次他一个人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景，从巴黎出走之前，他吵了一场。那一阵他夜夜宿娼，而事后他寂寞仍旧徘徊于他的心头，相反更加感到难忍的寂寞，于是他给她、他那第一个情妇，那个离开了他的女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是如此地无法割舍对她的爱恋。……有次在摄政院外面他如何以为看到了她，为了追上她，他跑得头昏眼花，心里直想吐，他会在林荫大道跟踪一个外表有点像她的女人，可就是不敢看清她们的面庞，生怕就此失去了她在他心里引起的感情。他跟不少女人睡过，可是她们每个人又是怎样只能使他更加想念她，他不介意她曾经干过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摆脱不掉对她的爱恋。他在夜总会冷静而清醒地写了这封信，寄到纽约去，央求她把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事务所去。这样似乎比较稳当。那天晚上他非常想念她，他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反胃，他在街头踟蹰，一直溜过塔克辛姆，碰到了一个小姑娘，带她一起去吃晚饭。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方，同她跳舞，可是她的舞技实在很糟，于是丢下了她，搞上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女郎，她把肚子贴着他的身子摆动，擦得肚子都几乎要烫坏了。他跟一个少尉衔的英国炮手吵了一架，就把她从炮手手里带走了。那个炮手把他叫到外面去，于是他们在暗地里，在大街的圆石地面上打了起来。他朝他的下巴颏狠狠地揍了两拳，可是炮手没有倒下，这一下他知道他免不了要有一场厮打了。那个炮手先打中了他的身子，接着又打中他的眼角。他又一次挥动左手，击中了那个炮手，炮手向他扑过来，抓住了他的上衣，扯下了他的袖子，他往他的耳朵后面狠狠揍了两拳，接着在他把他推开的时候，又用右手把他击倒在地。炮手倒下的时候，头先磕在地上，于是他带着女郎跑掉了，因为